

● 书 评

## 谈《柴四朗〈佳人奇遇〉研究》

张 思 齐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张思齐(1950-),男,重庆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6-0771-02

《佳人奇遇》是日本明治时期作家柴四朗(1852-1922)创作的长达 8 编 16 卷的长篇小说,于 1885 年 10 月至 1897 年 10 月陆续出版。该小说问世一百余年来,虽然有日本本国、欧美各国以及中国学者的不少研究,但是能够结合现代亚洲的历史进程,纳入世界变化的总体格局进而得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的论著尚不多见。郑国和系武汉大学校友。他于 1987 年赴美留学,1997 年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荣获日本文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立波尔大学。除了本国语文之外,他还精通日、英两种语文。在深入广泛地博参英文、日文和中文三个语种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郑国和完成了研究柴四朗的博士论文。之后,经过对博士论文反复修改加工,于最近推出了研究性专著《柴四朗〈佳人奇遇〉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出版,责任编辑:蔡先保)。由于该专著系在著者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中文出版,该书亦可视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此书刚一出版,我有幸获得一册,认真仔细地进行了阅读。我的工作,正好是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并且指导研究生,而近期的主要精力放在东方文学方面,因此在研读该书的过程中,从中国东方文学的学科建设方面入手,对该书做了一番比较深入细致的思考。兹将心得体会撰成短文,只是个人的一个“意见”,不敢称“论”,故名之曰“谈”。我想谈的是该论著表现出来的五个方面的特色,或许能够为正在键户攻书的我的研究生们参考,让它们明白高水平的研究论文应该怎么写,或者说可以怎么写。倘言之成理,所谈的心得体会也能为一般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所参考,则幸莫大焉。

研究建立在广泛深入的资料搜集之上,这是该书的第一个特色,并且由此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该论著的参考书目按照三个语种排列。其中,英文参考书目,罗列了海外日本学界关于《佳人奇遇》的论著,计 33 种。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可以顺藤摸瓜,继续对此进行研究。日文参考书目,列出了日本本国学者对他们政治小说的开山祖师柴四朗的研究著述,计 106 种。中文参考书中有论著 10 种,大致反映了中国学者对日本现代文学的了解和研究。由于广泛地占有了第一手资料,郑国和有可能推翻陈说,建立新论。日本、西方和中国国内的柴四朗研究构成了该研究的三大板块,顺序研究这三大板块即构成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的批评史。以“批评史”为出发点正好体现了郑国和从事研究时所具有的客观的批评意识,而客观的批评意识是文学研究的灵魂。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日本批评家对作品的政治理想持肯定的态度,把它歌颂为一部爱国主义的杰作。西方批评家们的贡献在于他们一方面明确了柴四朗其人其书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结合世界文明史的现代化进程指出了《佳人奇遇》的历史局限性。《佳人奇遇》的政治理想有两个侧面:其一,表现了对弱小民族的同情心;其二,柴四朗在小说的后半部表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帝国主义立场。中国国内对《佳人奇遇》的研究与日本正统文学史的观点大体一致,但也有两点贡献:其一,评价了梁启超对该书的翻译工作;其二,指明了中国古典文学对该书创作的影响。郑国和的贡献在哪里呢?郑国和的研究,贡献共有三点:其一,他破除了“日本文学特殊论”。这一点是对日本文学史的贡献;其二,他探索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中的心路历程。这一点是他对日本现代亚洲史的贡献。其三,则是针对中国读书界而作的服务,即全面介绍《佳人奇遇》一书,满足读者的需要。在目前尚无完整的新的中文译本的情况下,这是很必要的,可以推动我们对日本现代文学的全面认识。

以梳理作家思想发展史的方式恰当地处理作者生平事迹,这是该书的第二个特色。众所周知,对文学的研究离不开作家和作品这两个主要的方面。然而泛泛地叙述作家的生平,则既乏味,又无批评史上的意义。郑国和的做法却不是这样,他从研究对象的生平行事中抓取典型事件展示其思想发展史。一般说来,著名的作家,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往往也是参与时代大事件的积极的一员。因此,倘若展示了作家的思想发展史,也就具体生动地展示了时代精神发展的脉络。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郑国和为柴四朗勾勒了一部思想评传,展示了柴四朗由接受了新思想的留美学者蜕变成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分子的人生经历。日本驻朝鲜公使密谋策划了发生于 1895 年 10 月 8 日暗杀闵妃事件。关于此事,人们知之甚少。通过郑国和的研究,我们得知,柴四朗不仅参加了暗杀事件,而且从策划、执行到事后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的各个环节他都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以简练的文笔扼要地叙述作品的故事梗概,讲故事而不停留于故事本身,让所讲的故事服务于对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分析,研究因讲故事而增色,这是该书的第三个特色。对叙事文学的研究是离不开对作品的介绍的,这就是所谓的“讲故事”。当我们研究本国的叙事文学的时候,由于作者和读者双方都对作品较为熟悉,许多时候可以略去讲故事这一环节。这样做,既可以节省篇幅,又有助于增加研究工作的理论深度。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不为而有所集中深入也。如果在研究本国文学的时候,也大量地铺叙故事情节,就势必落得一个“讲故事”的讥嘲。人们往往会认为你别无长处,理论上不能宏阔地论说,考据索引又不会做,只好讲讲故事。可是当我们以外国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时候,情形就不同了。由于外国的历史渊源、物事缘由、风土人情、人生理念等等,都与本国较大的差距,研究外国文学的时候,尤其是研究外国的史诗、叙事诗、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样式的时候,还非得“讲故事”不可。这是因为那正好是理论发挥和索引考据的基础,因而是本而不是末。因此在外国文学的研究中,“讲故事”无可厚非。关键是怎么讲。这其中有一个度的问题,也就是取舍,那还真可以见出研究者的功夫来。日本的长篇小说素来相当发达。在古代,日本人称之为“物语”,让物事本身来叙述来说话也。在我看来,郑国和讲述《佳人奇遇》的故事,达到了出神入化、引人入胜的地步。

从文明史的视角剖析政治小说所反映的时代精神,见出风云变幻的时代脉络,在此基础上,匡正出现在作品批评史中已有的错误和不恰当的批评理念,提出独到的见解,这是该书的第四个特色。这项工作,郑国和在勾勒作家生平的时候作了一部分,而该书中还有两章,即第四章《〈佳人奇遇〉的爱国主义》和第五章《从爱国主义到帝国主义》,则是正面突破。这两章占全书篇幅的 36%,因而也是全书的主旨所在。郑国和仔细地区别了日本青年在明治时期特有的“忧国”思想,以及作为政治小说的批评概念的“爱国主义”。《佳人奇遇》的创作与出版问世经历了亚洲各国长达 13 年的风云变幻,柴四朗渗透在小说中的政治理念,也经历了一个由爱国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演变过程。这一点,日本本国批评界的认识是不足的。比如,一部分日本的文学批评家以“国权主义”来概括这一类小说的政治倾向。“国权”一语,与任何政治色彩浓郁的批评术语一样,具有双重的含义。当日本还是一个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小国的时候,“国权”的含义是爱国主义。当日本称霸东洋并且在亚洲进行侵略扩张的时候,“国权”的含义则是帝国主义。笼统地说《佳人奇遇》的政治倾向是国权主义,这不仅模糊了批评的概念,而且有与日本在当今世界的现实动向进行遮掩的弊端,容易助长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军国主义倾向。因此,提倡所谓的“国权主义”实际上也是对文学批评这一学科的亵渎。因此在我看来,郑国和对“国权主义”的辨析是中肯綮的。

精通作品文本的语种以及相关的其他外文,从而对作品的鉴赏分析达到了深入浅出、富于心得、惟妙惟肖、出神入化的境界,这是该书获得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根本保证,也是该书的第五个特色。1882 年春,留学美国的日本青年东海散士参观费城独立宫,与两位欧洲妙龄女郎不期而遇,这一奇遇及他们后来的悲欢离合构成了《佳人奇遇》的故事梗概。小说内容的独特性使之具有跨国别跨文化的特殊品质,加之小说中穿插了大量汉诗,行文造语中使用了大量的源于古代汉语的汉文词汇。日本的气质、欧美的物事和汉文的语汇,这三种因素造成了该小说研究的特殊困难。研究该小说的使命落在郑国和身上,可谓天作之合。这一研究工作,倘换他人,恐怕不能够做得这么完美。郑国和对研究对象本身、英美文学、日本近代史、亚洲史、汉文诗词的高度熟悉是完成这一研究工作的基本保证。在处理地名、人名的问题上郑国和功夫较深,显示出扎实的学术功底,说明他较好地吸收了西方的东方学研究界的治学传统,受过正统的科班的严格训练。比如,奇遇与浪漫文学的关联、柴四朗于柴四郎的辨析、东海散士的文化联想、“忧国”一语的日文内涵、那珂丘与晚霞山的联系、红莲与 Colleen 幽兰与 Yolanda 的汉文、日文和英文的对音关系等等,也表现了研究者日文、英文和中文的深厚造诣,可谓妙合三璧。日本民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日本民族善于吸收世界各国一切优秀的文化。我们对于日本文学的研究本身也应该是多元共存的,方可切合日本文学的本质。日本的邦乐,喜用“三味线”来演奏,而不是一弦独响。日本的邦乐,又喜用箏、尺八和三味弦来合奏,称为“三曲合奏”,具有特殊的风味。郑国和的研究有类于斯。